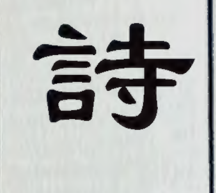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上諭

光緒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

故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比等書有

旨留覽茲復據兼管順天府府尹畢
道遠等續進郝懿行及其妻王照圓
所著各書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
稱郝懿行類意纂述闡明古義其妻

王照圓博涉經史疏解精嚴等語郝
懿行所著易說書說鄭氏禮記箋王
照圓所著詩說詩問列女傳補註均
著留覽欽此

奏摺

兼管順天府府尹臣畢道遠
順天府府尹臣周家楣跪

奏爲照案代進書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升任倉場侍郎前順天府府尹游百川

於光緒七年十二月進

呈前戶部主事郝懿行所著春秋說略十二卷春

秋比二卷爾雅義疏十九卷山海經箋疏十八

卷並附圖讚一卷訂譌一卷奉

上諭前據順天府府尹游百川呈進已故主事郝懿

行所著書四種當交南書房翰林閱看據稱郝懿

行學問淵博經術湛深嘉慶年間海內推重所著

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山海經箋疏各書精

博邃密足資考證所進之書卽著留覽欽此仰見
聖朝闡明經學搜採遺編儒者以爲至榮海內傳爲
盛事臣等所屬東路同知道員用候補知府郝
聯薇係前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孫茲復據郝聯
薇將其祖山東登州府棲霞縣廩膳生乾隆丙
午優貢生戊申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戶部江南

司主事郝懿行所著易說十二卷一函書說二卷一函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一函其祖母登州府福山縣人戶部主事郝懿行之妻王照圓所著詩說二卷一函詩問七卷一函列女傳補註八卷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共一函敬謹繕寫裝訂稟請恭代

呈進 臣 等伏察易教書教禮教詩教見天道人事之本原婦德婦言婦容婦工有往行前修之矜式今據所著等編青箱夙守彤史並詳幸逢

文治之隆復得成書如右伏冀上供

乙覽下示千秋羽翼儒林將鄭氏之經師踵起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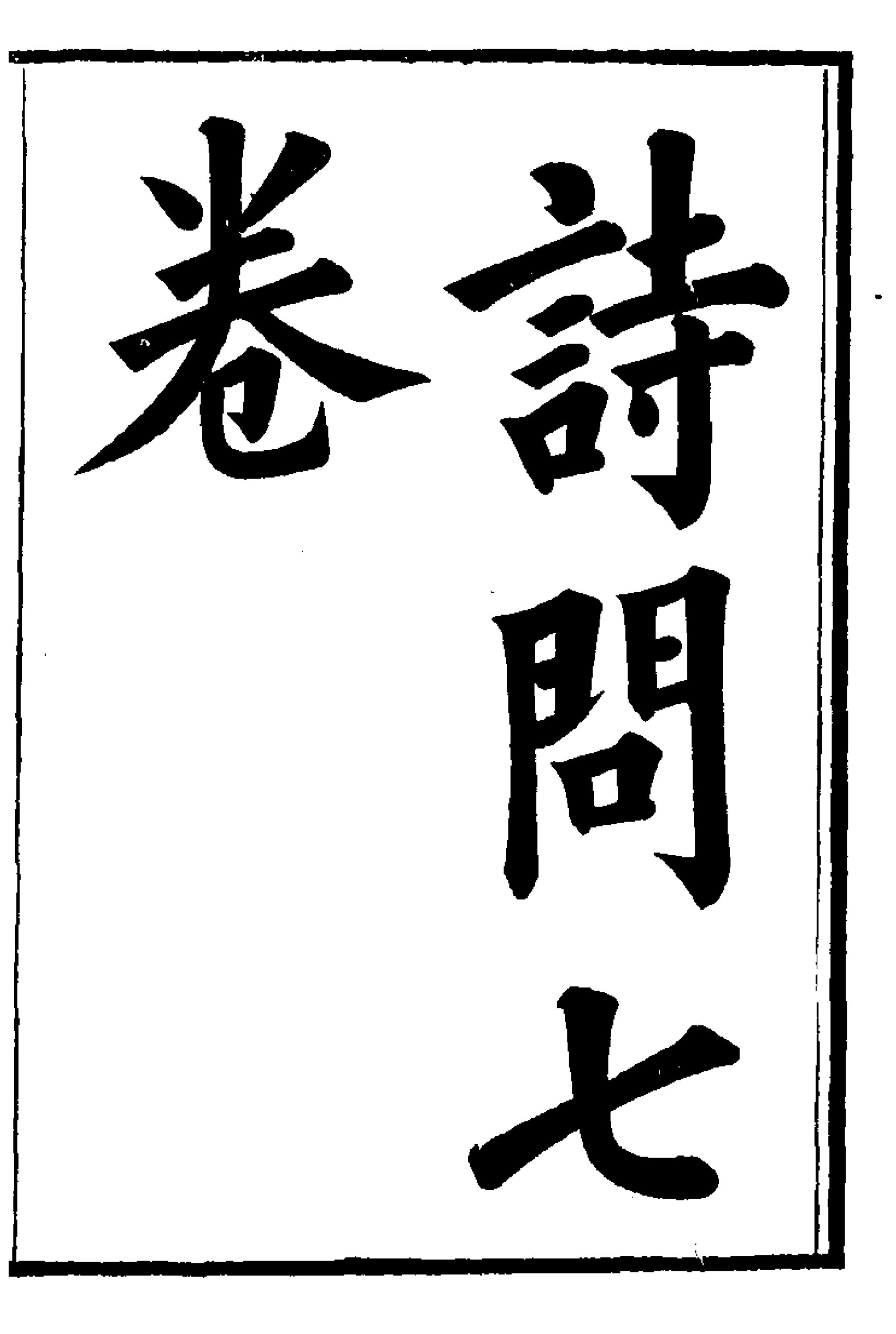
持坤教與班昭之女誡同傳矣謹將裝訂成書

共六函計二十八本恭摺隨同上進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詩問七
卷

光緒八年歲在壬

午東路廳署開雕

詩問者凡錄余與瑞玉閒居答問之語非注詩也以其皆爲詩設題以詩問爾閒居答問之語不具錄錄其稍可者爾嘗論詩之爲教溫柔敦厚於凡人之輕險性之浮薄者不足語之瑞玉穎悟人也幼時夢誦天保聲朗朗於後遂不忘比長讀書創通大義尤喜談詩嘗以己意著葩經小記然亦不自珍賞散置匲篋閒余見而異之因共商搉及考論儒先同異以爲傳名解經顧與經或不應儒家反斤斤墨守何也余謂小序之作自昔相傳出自西河然而子輿氏不云乎善說詩者不可以文

害辭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斯得之審若西河作者於志宜無弗得矣又焉用吾孟氏意逆爲也由斯以談考亭辯序不爲過矣況毛鄭以下哉大抵窮經以經爲主甯可舍傳以就經毋甯屈經而伸傳也始者頗疑欲尋天徑須問修人繼思乃不如操管窺之爾身即侏儒庸何傷乎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此發願二三年閒便欲了卻此經涵濡咀昧各以己所意逆而得者考其文辭與其志意無大害者便私喜以爲得之矣當其新義創獲直將獨尋天徑甯復知修人之爲近而侏儒之爲

遠也劄記既久藏弆篋多加以小記拾其香草附益成書已又獲牟氏詩意撏撦如干條乃裒而錄之凡爲七卷皆私喜以爲得之者自揆檮昧學復荒蕪未免疎繆之譏昔人云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斯之謂矣自從發願以至今日餘七年所乃得粗有所就嗟嗟瑞玉之夢偶然爾而緣此遂相與著書回憶六七年閒答問之語業已不復省記恍惚如夢矣又況自今以往數十百年後讀此書者惡知不以爲是夢中囈語失笑啞啞也嗚呼彼直眞夢者矣乾隆甲寅二月既望棲霞郝懿行

書

附葩經小記序

余自少小之年母氏督入女學先授毛詩荏苒三五飭業女紅洎季隗待曐之年爰至結縭命以有家不及五稔慈幃見背自爾以來意思嬾散誦讀頗疎屬蘭皋君子攷訂篇籍日月浸尋著述等身余既親承風旨意有欣慕又以少時講業半就荒蕪念負先人遺教益復刻責靡所自容因發篋得廿餘年前葩經小記草稾半脫落兼之遺忘聊欲補葺成書亦以追

惟慈氏之訓寄明發之懷維時嘉慶歲在著雍執徐六月九日宿雨初晴新疴乍起溫經伊始輒立課程日率一篇多至二三或適有他事來日補足成之偶獲新義隨筆劄記取供採擇庶幾積日累月續成前作無忝所學云爾福山王照圓

詩問卷一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薇聯菇芬校字

曾孫男國璜賢忠國斌鏃珍同校字

國風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兩鳥聲也雎鳩鶚類摯而有別男女有別而後父子親故首教焉窈窕深遠貌淑善也四德備曰淑女逑匹也言學爲窈窕淑女然後稱君子好逑教戒之辭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菜柔潔女德似之求求四德也求而不得似荇菜流不定也服事也古者有女宮傅姆教之女則退習別宮覺寐思服其事學之三月悠哉悠哉言其久也輾轉反側臥不安也春秋莊八年公羊傳云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有女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擇也芼熟也琴瑟友之成其順也鐘鼓樂之和其

情也教成必作樂余問流之采之左右無方至於芼
之何言左右王氏瑞玉曰芼熟而薦之廟有昭穆故
言左右爾王氏名照圓號瑞玉字婉佺著葩經小記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成婦德也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成祭之以成婦順一章
言其教也二章言其學也三章言其成而祭也
或曰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不用荇余曰荇亦蘋
藻類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絺綌材也覃長也施延也黃鳥鸝也瑞玉曰葛葉生黃鸝鳴早夏閒也婦人勤事感候輒思灌木飛鶯聞聲而喜於是閨中相戒此采葛之候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葉老而密也刈割之濩煑之精爲絺粗爲綌服整也絺綌煩辱之事整治之無厭倦心自女在父母

家已然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女師也言告師氏自以意告女師也言告言歸令女師告君子也私褻衣污拆洗之也衣禮服澣水濯之也婦人秋製新衣完舊服其禮服見人尤須潔清故自商度何澣乎何否乎將著之歸問父母安不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婦職也婦人之職勤治絲枲葛麻之類亦

皆從事習勤勞也婦職修而後歸寧行古者婦人已嫁歲一歸寧必在婦功成之後此詩采葛方初夏澣衣在仲秋知歸寧之節在冬春閒矣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計往反之期不過三月又知歸寧之禮在母家不得踰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周行大道也言卷耳易采頃筐易盈而不盈也憂念深矣嗟我所

懷之人置於大道上長爲行路人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石山戴土也虺隤力疲欲墜貌我我征人也言

登山馬病行又思家煩苦甚矣假言姑酌金罍而飲

之冀酒能忘憂不長思爾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岡山脊也元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砠土山戴石也言驅馳山路僕馬皆病道上安得酒

有亦不能飲也云何乎有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卷耳懷人也君子征役婦人念之詩人爲之辭瑞玉曰若爲后妃思文王當在囚羑里時作者其有憂患乎然攜筐采菜策馬登山誰云后妃而有是事雖假言之不似也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亦未安余曰古注嗟我之我我后妃也我馬之我我使臣也我姑之我我君也一文而三釋之詩亦未見此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纍繫也君子謂文王也履踐行也易云

視履考祥言木下曲草蔓之文王下交諸侯歸之可

樂君子爲福所安頌禱之辭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大也將助也木得葛藟而大福助君子而興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葛藟旋滿於木君子成就於福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申培詩說云南國諸侯樂文王也愚謂詩說雖後人僞書而此篇近是又經言南有者三其義則一小雅亦有南有樛木句此詩毛傳云南南土也鄭箋云荊揚之域夫詩人感物類詠土風若云衆妾身居周國何不言東有西有北有而云南有也經當文不虛設竊謂南有喬木既云江漢之國則此亦南國歌美文王而作蓋

在三分有二時與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爾爾螽斯也振振仁厚也

瑞玉曰詵詵羽未成而比聚之貌振振舒翼欲飛爾雅蛗螽蠜蜤螽蚣蝑嚴氏詩緝云螽斯即皇螽蝗子也非蜤螽也毛誤以爲蚣蝑孔疏因之遂合蛗螽蜤螽爲一物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瑞玉曰薨薨羽成羣飛聲繩繩不絕也余曰君子渡水相屬如繩然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瑞玉曰揖揖斂羽下集貌蟄蟄安息也余曰揖揖如

讓蟄蟄如伏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序云后妃子孫眾多也不妒忌則百斯男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貌歸嫁也牟氏默人曰灼灼其華春見之言此桃樹下人他日于歸眞佳婦也牟氏名廷相著詩意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麻子也桃多實似之牟氏曰夏又見之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葉盛貌牟氏曰秋又見之余曰桃先華後實乃生葉故以爲次男曰家女曰室家人統言舅姑以下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美賢女也牟氏曰桃樹之下籬落之間有美女子焉行過者愛慕之而不有邪心也余曰匡衡云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壼內女子宜家此言非虛爾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舉網聲一云敬也丁丁椓杙聲野人施罝張兎人見其赳赳武人也而不忘恭敬可以扞衛公侯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逵九達之道仇匹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幽隱之地不忘敬也徐幹云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

兎罝美賢士也化行風美人見田野之人親鄙賤之役皆可任使爾墨子云文王舉閎夭大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車前也其子治產難序云婦人樂有子是也再言采采采采者多也采始求也有已得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拾其子捋其葉葉可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執衽曰袺扱衽曰襭少則手衽之多則帶扱之

芣苢三章章四句

芣苢室家樂也政簡刑清婦人蠶織之外尚有餘閒相與采芣爲樂卽男子閒暇不言可知爾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喬上竦也息韓詩作思語辭也泳潛行也方泭也言喬木無陰不可休游女無媒不可求又言長女不可苟求猶大水不可苟涉瑞玉問不可求是誰不可將

謂是女豈美化徧被女子未及男子余曰求是男不可卽是男也二南之篇男女皆貞㬅愚素知之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貌楚荊屬也雜薪刈其楚擇女取其尤言求之之道當須正禮刈楚秣馬馬親迎所乘明六禮備也又言江漢不可無舟楫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蔞蒿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有禮也江漢之濱風俗好游而不有淫也

男女思以禮求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朝飢尤思

食或疑伐薪非婦人事余曰婦人循汝旁見人伐薪

耳君子目其夫也征役踰年方歸婦人先時望之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肄餘也去年水厓見伐條枚今年見所伐復生肄婦人此時怨望見君子歸喜之以爲不遠棄我而死亡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燬火也王紂也魚勞則尾赤婦人見君子顏色瘦病歎言由王室酷烈所致又慰之曰雖則如此幸父母甚近歸家見之亦可樂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汝墳不怨曠也征人遠歸婦人閔其勞苦又以勉孝焉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瑞應獸也趾不踐蟲草仁厚公子似之人亦麟也吁嗟歎美之牟氏曰當時周國麟至國人聚觀喜樂誦說麟狀振振衆也衆公子皆來觀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題也麟額不以抵物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角端有肉不以觸公族公同祖也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三句

麟之趾人瑞也古者太平致麟文王之時俗皆仁厚以人爲瑞不以麟爲瑞必言公子公姓公族者以爲庶民易於從化貴寵難於不驕政教之本王化之成也故載之終篇

周南之國十一篇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鳩拙而安拙者德之基安者福之器夫人無專制之事故曰拙有貞靜之

操故曰安言鳩居鵲成巢猶男之室女家之也送迎皆百兩者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禮然瑞玉曰鳩鳴鳩也鳲當鳴字之譌今驗居鵲巢者正鳴鳩爾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幷也兩鳩幷居之將送也先御後將爲主乎親迎而言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眾鳩聚居之言姪娣多也成之者送迎備則昏禮成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德如鳲鳩可以配焉爾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水菜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春秋有事於大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春秋立武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孔疏云追師副編次被即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僮僮竦敬貌祁祁舒遲貌夙

夜在公謂先夕視濯漑朝視饎爨薄言還歸謂祭畢

釋服歸燕寢言始終不忘敬

采蘩三章章四句

采蘩序云夫人不失職也能奉祭祀昭潔敬焉

一章二章言潔也三章言敬也春秋傳云澗谿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詩說云諸

侯夫人勤於親蠶賦采蘩愚謂蘩以生蠶謂皤

蒿也產於陸地夏小正傳游胡旁勃是也此言

采於沼沚明是水菜非一物矣合從序日知錄三卷云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負蠜也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心動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於時秋晩君子猶未歸心憂之既得相見既被接遇則心始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蕨鼈也仲春采之惙惙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惙惙憂之甚而鬱結傷悲又甚矣室家之情歷時愈久思望愈深夷平也余問蟲鳴螽躍晚秋時也采蕨采薇卻在春夏瑞玉曰兩年事爾君子行役當春夏間涉秋未歸故感蟲鳴而思至來年春夏猶不歸故復有後二章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君子行役感時覩物憂喜之情皆繫君子不自爲己可謂有禮者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采以爲菹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廟也牖下王肅以爲奧是也總上文采之盛之湘之所以奠而祭之也誰實主者季女助夫氏之祭也少而能敬尤以爲難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潔敬則可以奉祭祀亦一章二章言潔三章言敬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棠杜也白者甘茇草舍也民見棠陰繁茂相戒勿翦去之勿伐擊之聞之父老言此乃召伯所嘗休息爾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殘也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屈也愛歷久愈深說講說農桑之事也一云與稅

同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序云美召伯也召伯循行阡陌重煩百姓

不入邑中止舍棠樹之下國人思其人愛其樹

爾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溼意行道也露夜零至旦而濡故言夙夜貞女假言厭浥然溼者道上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以爲道上露多懼濡爾行人畏露貞女畏禮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二字微斷雀無角八字連讀速召也人皆言雀無角不能穿屋汝無家不能興獄貞女假言己雖守禮甯保人不誣己誰謂雀無角卽不能穿屋汝無家

卽不能興獄乎然雖速我獄汝求爲室家之禮不備

人皆知之汝肯能誣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牡齒也鼠無牡齒墉牆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宜作二章章四句

行露美貞女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女子

以禮自防爾瑞玉問序云召伯聽訟也又云彊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箋謂六禮之來彊委之

疏謂經三章首言所以有訟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審如所言彊委禽陵貞女是乃大亂之道文王爲君召伯聽訟甯宜有此余曰不備六禮韓嬰劉向說也然可疑者禮旣不備自不當行又訴於理恩義已絕雖微貞女固不行矣又云召伯聽訟無情不得盡辭何訟之聽疏謂陳男女對訟之辭者亦非須知經三章皆設辭非實事爾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小曰羔大曰羊有毛曰皮皮羔裘朝服也紽英裘也縫之突兀曰紽爲裘兩皮連綴以素絲爲組紃實縫中因爲英飾也言五者皮小則合縫多用絲繁今止用五見其皮大而賤表儉也食公膳也大夫治事公朝有常膳春秋傳云公膳日雙雞委蛇閒適貌言服羔裘朝罷食畢自公所退歸私室從容自得然書云作德心逸日休蘇氏云君子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去則革見縫有界域曰緎重言退食者退而委蛇
家無事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緫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革皦則縫見合二爲一曰緫重言自公者在公委蛇
朝無事也論語云居敬行簡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序云大夫節儉正直也節儉則無欲而安
正直則其心常泰韓嬰云素喻潔白絲喻柔屈
詩人美大夫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

數也愚謂柔屈之行非大夫美德序云德如羔

羊亦非經義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

殷靁聲也山南曰陽瑞玉曰靁之爲物但聞其聲不

見其形不可必知其所在行役蹤跡靡定亦音書可

聞人不可見故三章之中南山同處所在異方有似

靁矣余曰斯此也何斯違斯言何其方居此復去此

之他所莫敢或暇也振振信厚貌歸哉疑辭也瑞玉

問行役言信厚何余曰人臣不貳心於君不諉事於友事大畢然後歸此謂信厚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左右曰側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足曰下皆言或者疑辭爾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殷其靁序云勸以義也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
閔其勤勞猶不以私恩廢公義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擊落也假言擊落之梅實僅有七物云薄矣若有
求我庶士迨其吉以此來亦云可矣我假爲女之父
母辭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又少矣迨今謂及今吉日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取也用筐者男女授受以筐易云女承筐梅七梅三明皆筐盛矣謂之謂媒妁之言求者聘也迨及禮也謂之信也梅之爲言媒也或曰周禮乾藤實籩昬禮不用梅余曰詩皆設辭爾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摽有梅待禮也貞女不無媒而嫁良士不無聘而娶苟以禮來物雖薄而用可重詩說云女父擇壻之辭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星不皆小言小者月明星微也三五月盈之候後宮稀幸者念星前月下此時有宵行者衣聲肅肅然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此人雖被恩幸寔其禮命之數不與己同己不得怨也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然心三月在東噣正月在東既不同時未便兼言又參昴皆顯出星名此心噣亦皆大星何故空言三五朱子云三五言其稀竊謂星稀惟月明時爾首章三五言月次章參昴言星正得貴賤之體夫人象月衆妾象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伐也昴留也皆西方宿上言在東初昏時此言將旦時也參昴列星之大者亦因月明而微衾被也裯

毛云禪被鄭云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帳待御猶若也不若亦言尊卑異參伐本二宿以其連體故統名之參三星伐六星昴亦六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安命也眾妾進御女史書以彤管有稀幸者安於義命而不怨可謂賢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曰汜江汜二水俞異姓也之子謂諸媵也我媵自我也歸謂嫁也易云歸妹以娣是媵得稱歸也以用也其後也悔望之之辭瑞玉曰之子斥嫡也

余曰不斥嫡尤見其賢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渚歧形喻不同宗也與偕也處所也言其後當有以處我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沱別流喻異國也過存問也嘯歎恨聲言其後當悔恨而歌君子責人也嘗寬為之地故人易從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媵取異姓繼嗣以蕃管氏

之家實有三歸春秋之書齊人來媵時江汜之旁嫡嫌媵女異姓不與時行隱而無怨俟其自悔也諸侯一娶九女媵凡三國故詩三章焉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牟氏曰麕鹿屬交多則死得還魂草復活若爲人得而包之則不復活淫泆之禍也余曰貞女言野有淫死之麕則白茅包裹之室有懷春之女則吉士誘導之物類相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鹿如麕而角如玉美也言林以樸樕見伐鹿以野死被束女以美色誨淫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而汝也脫脫狂率貌我貞女自我也言吉士誘者懷春女爾我卽不然須戒汝輕脫之狀無得忽遽動我佩巾無得倉皇驚我吠犬懷淸遠別凜凜然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戒淫也假爲貞女告鄰女之辭一章二章斥他人故言有女三章自明己志故言我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衣厚也唐棣移也肅雝言車者王姬不可見見其車知其人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桃李二華均敵以興男女地望相埒平王文王也邑姜之女歸齊侯呂伋子日知錄三卷云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又引洪氏容齊五筆春秋莊公元年十一年兩書王姬歸於齊當莊王之四年及十四年莊

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時妹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緡綸也絲合爲綸猶男女合昏上章未成昏主尊王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既成昏尊夫家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襛矣序云美王姬也王姬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能和敬以執婦道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騶御也虞田官也虞人翼五豝待公之發五豝止壹發而已仁不忍盡殺也吁嗟歎美之騶虞仁由君之仁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呼騶虞

蓬蒿類獸一歲曰豵言殺者愈約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美仁也國君春田草淺獸肥而不以盡物爲心三驅之仁不誠之吉也騶虞毛鄭以爲獸名爾雅不載嚴氏疑之歐陽公從賈誼書以騶

爲囿名虞虞爲囿官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周禮疏引韓魯說亦以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鄭志荅張逸云樂官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此又別自一義嚴氏云騶御也虞虞人也今從之

召南之國十四篇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耿耿猶儆儆小明也人不寐則目明隱痛也言舟須人以楫國須賢而治今柏舟汎然隨流而已仁人憂之不能寐非有酒可解遨遊可忘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也茹納也鏡之鑒物不擇影而茹我心匪此不能兼容羣小故見嫉也憂無可愬以兄弟至親宜可依據薄往告之反遭其怒也瑞玉曰謂之逢者若兄弟本非怒己適逢之爾詩人之忠厚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上言兄弟見怒欲已改行趨時故復自誓石堅尚可轉席柔尚可卷我心不然明守道篤也威儀富而閑習不可選擇以自貶損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仁人既不貶道趨時是以憂心悄悄然羣小嫉其立異愈慍怒之見病既多矣受侮不少矣寤覺之中惟

拊心而手摽然爾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君象月臣象居諸語助也微不明也君明則能察臣臣明則能匡君日乎月乎何爲更迭而微言君臣俱闇也是以心憂之甚如衣垢不忘澣而又自傷疏遠不能奮起飛入君側自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序云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羣小在側

仁人守道不渝心爲國恤而君不聞知欲去之

則不忍遽而作詩冀君之一悟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閒色黃正色今綠乃爲衣黃反爲裏喻妾蒙寵而

顯嫡見疏而微心憂之不能已其亂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衣正色裳閒色今黃裏降爲裳嫡妾易位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心憂之知以何時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瑞玉曰訧字從言疑如楚辭衆女謠諑之意余曰又言衣之綠也本是絲爾由工女染治成之以喻妾本微賤今寵貴由己不能設禮防之因思古人當有善處之者使衆妾無相謠諑傷己不能如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來風凄然而寒喻己德涼薄妾寵而驕因思古人有善處之者實得我之心我願慕效之篇內皆以衣言婦人所有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己也莊公惑於嬖寵妾上僭而夫人失位程子云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鳦也瑞玉曰燕燕雙燕也余曰差池背飛也歸歸宗也桓公以三月被弒戴嬀歸在春夏間故見燕託興言雙燕飛而羽差池二人行而影分離也泣涕如雨不能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頡說文云直項也頏爾雅云鳥嚨也言雙燕分飛但見項頸直上二人相望形影漸不分明也佇立以泣不能行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言燕飛上下音不相値人分南北聲不相聞也實勞我心不能泣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仲氏戴嬀字也任負荷也瑞玉曰惠慧也寡人莊姜也言仲氏之才可任大事其心篤實深沈終溫且有智慧故遠送欲有謀也又言機事深密能善愼其身臨行惟以先君之思勉寡人若不及他事然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莊姜子戴嬀之子完莊公薨完立州吁弒之戴嬀大歸戴嬀者深

靜以有謀可任大事而完又陳之自出宜任討賊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賢而有法乃越禮遠送郊野盡將寄以大事爾其後石碏與陳定謀卒討殺州吁豈非大智莫如婦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之人謂州吁也寧猶寧儉之寧言日乎月乎普徧照臨下土是人乃不安故處而篡逆疑日月偏遺之也國亂何時定乎如其能定我身雖危亡不復顧念爾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不相好欲相害也言日月覆冒下上是人亂心無厭疑在日月覆冒外也國亂何時定乎如其能定我身雖見戕害寧甘心不望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朝月望皆在東方言日月皆出東方喻完吁同出莊公是人乃無良善之德音疑其所出不善也國亂

何時定使我之憂可忘也瑞玉曰德音無良不合斥
言先君施之州吁則可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言日月皆有自出莊公與己乃是州吁父母今父薨
乃不以母道養我是不念所出也國亂苟有定則我
不復望報報亦不必論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疾州吁也州吁篡逆國亂未定莊

姜憂在國恤日夜仰天因其所見呼日月爾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恆風也浪蕩也莊姜思戴嬀遇先君暴怒加之則反顧我喜笑或戲謔敖慢之則惟中心傷悼言勞而不怨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終風暴矣而且霾喻昏瞀也戴嬀不怨君昏虐惠然來親附我今歸矣我不能往彼不能來自衛至陳悠悠路遠我思之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陰也有又也既終風且復曀不旋日而又曀言莊公之後子完賢明至州吁又暴戾也我寤覺不寐戴嬀憶我我則欬嚏俗語嚏者曰人道我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曀曀重陰也虺虺雷發聲也言州吁昏暴愈甚我寤覺不寐所願言者則懷戴嬀前日燕燕送別既有宿謀今又思之討賊情急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思戴嬀也先君暴戚遇嬀無恩嬀
不怨嬀歸而莊姜思之嬀謂姜曰先君之思養
懷嬀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可謂賢婦人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南行鄭在衛南也軍士怨州吁言聞擊鼓其鏜之聲
有踊躍用兵之狀因言衆役並興或役土功於國或
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伐鄭尤憂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公孫文仲也輕之之辭平成也言我南行將

從孫子仲而平陳宋共伐鄭也乃一伐再伐不與我歸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言孫子仲用兵無紀於所居處止舍之地或有喪失其馬者往以求之遠於林木之下失伍離次言此行必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合也闊離也言軍有敗形因憶室家訣別之辭死生離合執手丁甯偕老之約有成說矣蓋始行猶不

欲爲訣辭也傳云契闊勤苦也似文義未協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洵信也信與伸同言始望生還今歎息有闊無契有

死無活又吁嗟偕老成說不我能伸蓋至此始爲訣

辭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序云怨州吁也州吁阻兵而安忍與宋陳

蔡伐鄭軍士怨於役而念其家無鬬志也王肅

云三章以下與室家訣別之辭今按一章二章

亦告家人也全篇皆詩人述其事代爲之辭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樂也南風長養喜樂萬物棘心尤難長者風吹棘心至於夭夭風勞矣母養七子自於幼小病苦矣言此以起自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㪅也言風吹棘心至於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負此風也母養七子至於成立聖善矣然子無令人負此母也或問此母何言聖善余曰非此母不生此兒

以七子賢則知其母矣不安其室當是偶萌此意子諭之遂止卽此見其通明賢淑也瑞玉曰天王明聖止因不見君親有過處非苟爲斯言爾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在浚猶能滋益於人有子七人反不能養母使勞苦瑞玉曰觀此當是因貧失養母有去志非本情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

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乃七子之中莫有一人能安母心者自責言黃鳥之不如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衛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度知之不顯諫而自責曲慰母心遂不嫁可謂善養志矣臣子不悅於君父皆由於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過孟子云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怨是不可磯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文明而善鬬喻行役君子也阻難也言雄雉飛時須舒緩其羽勿急疾而喜鬬我之所懷恐其自詒禍難故遥戒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飛時或上其音或下其音君子與人言語高慮亢卑慮貶也誠矣君子恐或昧此我心憂之實勞爾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日月迭往迭來君子久役不反我瞻言思之悠悠然與日月俱長道遠矣何能來言思無益爾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言君子既不歸願贈之以言汝衆君子豈不知德行乎不忮害不貪求則何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無害也子路冠雄雞見孔子孔子云君子勇而無義則亂也其衣敝緼袍不恥孔子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戒僚友也軍旅數興大夫久役居者思其危難而作瑞玉曰作者非婦人也婦人思其君子足矣何廣言百爾也前二章慮其遭害三章

極其憂思四章勉以善道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瓠也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匏有葉而濟渡深八月時也水行曰涉衣涉曰厲褰裳曰揭言匏葉濟深時不可涉也深厲淺揭涉不可苟也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以刺宣公東原戴氏曰厲梁厲也說文作砅履石渡水也（戴氏名震福建人著毛鄭詩考正）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瀰水盛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言有瀰濟盈行必濡

軓而今曰不濡可怪也有鷕雉鳴當求其雄而今乃求牡非匹也以刺夷姜戴氏曰毛傳由輈已上爲軓按詩以軓與牡韻當爲車轍之軌古音讀如九釋文又有車轊頭之說軸末名轊亦謂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鴈陽鳥也昏禮納采用鴈生執之和聲雝雝然旭謂大昕之時親迎用昏納采至請期用昕也娶妻當及霜降之後冰泮之前此陳古昏姻之正禮以刺宣公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有

須需也舟子號召當渡人皆從之我獨否所以否者

待我友至共濟爾言此以況貞女也瑞玉曰以手曰

招招之卽從以刺夷姜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宣公烝於夷姜君子惡之

欲言則國惡當諱欲不言而不忍假物託諷或

主文而譎諫或陳古以刺今君子之於言也微

而顯直而婉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亦詩人

之敎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山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繼以陰雨皆喻其夫暴怒無恩又言夫婦當勉力同心不宜見譴怒葑須也菲芴也二菜上下皆可食獨其根有美時有惡時言采菜者不可以根惡棄其葉喻夫婦不可以色衰棄其禮苟德音無違越便當相與偕老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限也言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

徘徊然有違離之恨今夫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爾
送我裁於門內不若路人也又言我離別之苦甚於
荼荼而夫反甘之如薺艮由宴樂新昏如兄弟不念
故人爾夫婦謂之兄弟者傳云執禮而行兄弟之道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
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湜湜持正貌又清也閱容也言涇本濁因渭入之濁
益見猶夫本憎己因新昏搆之惡益彰然我持守清
正如沚渚然不動搖但夫宴樂新昏不以爲潔而用

我爾瑞玉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喩言新婦毋循我舊事毋學我作家效我所爲當復如我見棄也又言我身不見容何暇憂我去後事牟氏曰閱歷也歷見其始終以梁笱言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游浮水也言就水淺深皆有以濟喩我於家事隨所有亡勉力求之有求多亡求有不缺乏也瑞玉問匍匐救鄰喪恐非婦人事余曰喩言爾言凡民有凶禍

鄰里尚奔走救之況我於夫家道窮迫有不盡力求之乎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箋云驕也由養以致驕既盡也阻難也承上言我德如此乃不慉我反讎我盡御難我德又賤我之身謂如惡物不堪賣昔日相與謀生恐生計窮及爾顛覆今既生育乃覩我如毒螫而遠我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

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御禦也既盡也言我蓄聚美菜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安樂棄我亦但以我禦窮苦也武怒加我勞事遺我曾不念昔者家道窮鞠伊余來始得安息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序云刺夫婦失道也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子陳子曰吾於谷風見詩人之怨也好德如好色未有見也先師陳子諱嘉琰號見葊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語辭微衰也黎侯播越其臣之友招之去言微乎微矣胡不歸乎答之言爲吾君爾非此之故胡爲野處露霑我衣謝絕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又言微君之躬胡爲辱在泥塗中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存黎也黎之忠臣從君播遷於衞其友招之不去君子以爲黎不亡矣美而存之孔疏云

詩作於衛宣公世然列女傳謂黎莊公夫人及傅母作詩亦未審莊公當何世也春秋傳宣十五年伯宗數赤狄潞氏罪云奪黎氏地則詩疑作於斯時此年晉侯略狄土立黎侯蓋黎之忠臣能爲申包胥矣時衛穆公六年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葛初生節密今節闊謂之何者淹久於外忽覩節物驚心也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我來告急何多日不歸怪問之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承上言衛人何其安處必有與國俱者爾何其久不出必有以師援者爾君子將責人必求其故爲之辭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葛夏時裘冬月言久也客久裘敝非我車不東來告衛但無與我同恤患者始直責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貌流離梟也子生卽漂散謂之流離褎笑貌耳

聾之人多𥬇充耳瑱也又言客久容𤺌如流離之鳥尾微殺小衛之諸臣褎然若弗聞者又戲責之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也黎之忠臣告急於衛衛人卒無援黎意非救患分災之道詩人爲之辭序云責衛伯伯字衍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二舞總名也俁俁大貌公庭舞位也言衛君不能用賢方將擇人而舞於時日方午中在前

列上頭有形貌魁悟之大人充舞位衛君曾不知之
不如叔向之識鬷蔑然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
言錫爵

組織絲也籥管也翟羽也言碩人爲武舞猛如虎熟
如組其爲文舞手器又嫻習君不知其賢見其藝美
乃賜之酒同於賤隷瑞玉曰赫然貌赤如厚傅丹句
連公言錫爵蓋酒能發顏卒爵而色赫然爾余曰執
轡如組狀舞容也牟氏曰執轡舞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下溼曰隰苓大苦也美人謂西周賢人也言榛苓生於山隰賢人興於西周此碩人嘗與彼美人同生西方爾今世固不宜之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簡兮序云刺不用賢也賢者隱於伶官才德而不顯徒從事於尋行逐隊而已傷古賢之不見也人君不借才於異代而謂賢人皆名於古王

乎伶與殆將老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毖泉始出貌諸姬謂姪娣也瑞玉曰毖泉始出衛女當是初嫁婦人思歸初嫁尤切也泉流於淇不反於泉女適他國不反於衛余曰亦亦已也女自言已如泉水爾有懷而日日思衛情也與諸姬謀使大夫甯禮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行嫁也問聘也父之姊妹曰姑旣使大夫甯因言大夫之行宿於此餞於此所以使大夫甯者由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不得歸爾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卽是甯兄弟之辭但言姑姊者箋云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衞不瑕有害

脂膏塗車也舝車軸頭鐵也言我思大夫之行又或

宿於此餞於此沛禰干言異地者疑未定辭也脂舝其車回旋而行大夫知我思衛切必當速至之不瑕有害述其通問之辭猶云幸無恙也瑕害皆不祥之語故問之冀其不然太平御覽四十五卷引李公緒記曰柏仁縣有干山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寫除也言大夫雖甯我之思歸終不釋衛水衛邑大夫所經皆我之所永歎心悠者庶駕言出遊以寫憂

乎設辭爾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序云衞女思歸也古者國君夫人父母在歸寧沒則使大夫寧兄弟春秋傳云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中二章使大夫寧之事首末二章思歸之事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窶無禮也貧乏之財也瑞玉曰窶字從穴謂居陋也貧

字從貝謂財少也余曰莫知我艱謂行役在外貧難爲禮而人不諒也言衛之忠臣以王事出其北門行而無資憂心殷殷然終竟貧寠外人曾莫知我艱難行旅之苦也然此皆天爲之人將奈何亦不必憂爾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王命之事政事一國之事言出則王事適我國事又一切厚益我入則室人復以寠貧故而交口怨我內外皆不知己也瑞玉曰室人亦不知己志故解

之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風其室人安命之

辭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迫也遺加也言適矣又迫之益矣又加之謫之不

已又挫辱之瑞玉曰窮迫極矣慰解室人無異辭曰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而已篤道君子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序云刺仕不得志也衛之賢者仕不得志

不隕穫於貧賤安於天命而不疑且以慰勉家人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虛寬貌邪爾雅作徐只且語助也言風既寒涼雪又假甚凜乎不可留也故願愛我者攜手同去避之然亦豈可虛徐乎風雪甚亟矣本緣君政酷暴託於咎怨祁寒詩人之忠厚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喈疾聲也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霏雪密也雨雪散而四下更甚於雱行尚未定所之歸則去而不反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烏喻流民也畏冒風雪蒙頭逃竄人見其蒙裹之狀有赤者有黑者類狐烏爾朱子云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畏寒也嚴急之政譬如北風慘虐之形甚於雨雪民盡流亡而君不恤君子見幾不終日去爾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閒靜也姝美色也城隅後宮幽閒之地妃媵所居言女有靜德待禮而動居於後宮以俟進御有禮也然徒愛此人而不見搔其首而踟躕然瑞玉曰設言爾下二章同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彤管赤筆管女史記事規誨所執也女汝汝彤管也
言靜女或貽我彤管欲見規誨我則說懌而美之欲
受其箴規春秋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始生也女汝汝荑也言荑潔白有自
牧來歸者我願貽靜女供祭祀非美其荑美其得人
而貽之言靜女之德與荑宜稱且答彤管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序云刺時也瑞玉曰思靜女者思其幽閒

之德以禮進見於君彤管取其有禮法也歸荑取其奉祭祀也當時實無此女有則可以配人君爾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牟氏曰泚汗也新臺有愧汗流爲河之瀰瀰也余曰籧篨粗竹席借言醜疾也鮮少也瑞玉曰宣公臨河爲臺欲媚伋妻求其安順於己此醜行也如是人乃亦不少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牟氏曰新臺洒恥之水流爲河之浼浼也余曰洒雪新臺則河水爲浼殄絕也瑞玉曰如是人亦復不絕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離麗也瑞玉曰設魚網反得鴻迎子婦反得妻宣公惟求安順於己故得此醜惡之疾籧篨龜胸戚施駝背偷俯仰有愧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於河上作新臺要之國人惡之而作瑞玉曰經皆刺宣公如

箋說乃刺宣美矣非序意也故正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養養猶漾漾言二子乘舟汎汎然望見其影猶在水中我心憂之不能定猶冀其亡去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乘舟遂逝望之不復見影我思此往或不有瑕害乎疑其生存閔而諱之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瑞玉曰閔伋壽也二子爭死衞人言其當去不去死不爲義晉申生衞伋壽愚孝也君子不忍責而閔之

鄁十九篇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言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是其常處夫死不忍斥言故言髧彼兩髦之人實

我之西至己之死誓無它心毋也天也乃不信之乎

母愛女甚於父故獨言之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河側舟不行猶夫家婦不去特獨也夫一而已靡它

不它適靡慝竝無邪思純節也再言不諒人只深絕

之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序云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死妻少父

母欲嫁之守義不許遂誓其家不復往聖人錄
之比於春秋紀叔姬之節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茨蒺藜也中冓中夜也宮人言牆上生茨不可埽之
處內有人焉中夜私言不可道說聞者詰之言子姑
道其可道者答曰言之醜也我不敢道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襄除也又詰之使詳言答曰言之長也我不能言言
亦不盡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辱也
束束而去之讀抽也又詰之使抽擇言之答曰言之
辱也我不欲言言恐汙我齒頰不言之言深於言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序云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
宮人疾之而不敢言牆茨之蔓不可除除則傷

牆中冓之醜不可揚揚則傷君不欲指其地表牆以見之如晉惠賈后之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后夫人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玉飾笄其數六也委佗猶委蛇言其安舒如山言其靜重如河言其流動象服法服也宜稱也言有與君子偕老之人容飾如此詩人指而歎之曰如子而猶云不善當復如何始善也宣姜非能與君子偕老又其行實不善

見者若爲不知而美之秦禮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言宣公殂謝不得偕老也而靚莊刻飾富復誰適爲容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翟祭服鬒黑也如雲美且多也髢髲也瑱塞耳玉爲之揥摘髮象骨爲之揚且疑古美人名又或歎美辭也晳白也人見其美而怪歎之曰天也帝也胡然而生如是人蓋尤物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淸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也展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絺之細者曰縐紲束縛也袢字從半衣之半也以展衣蒙縐絺是紲其袢使不露也淸目淸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也展卽展衣也言如此衣展衣之人兮乃邦之美女也西河毛氏曰袢如後世半臂半袖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序云刺衛夫人也夫人無小君之德其服飾非不善也儀容非不美也苟不知其人

將謂與君子偕老之人爾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菜也孟姜貴族也桑中上宮游觀之所猶鄭溱洧也我代淫者稱我也言汝將采唐沬鄉託辭也實思孟姜而往會之爾又思其期約迎送之地詩人言汝所思者人皆知之謂當戒不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弋亦貴族也沬北不必有孟弋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亦貴族也沬東不必有孟庸因其思而廣言之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思奔也雖思而未奔未奔而有思余問姜弋庸皆著姓何俱稱孟期要送何故同地瑞玉曰設辭爾衞當宣惠之世男女奔誘世族宣淫詩人幻其辭以戒之事本非有故地處偶同不

然直刺人惡非所謂厚也其不爲淺洽之續與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鵲屬奔奔喜鬬貌惡亂其匹也彊彊難偶貌傳枝而孕也人謂公子頑我我惠公也言鶉鵲各有耦人之無良不若物矣我乃以爲兄奔奔彊彊從逸齋范氏說又禮表記注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淫也鶉鵲物之不淫者也故載於
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營室也方中昬中也宮宗廟也室居室也榛栗供
籩實椅梓桐之屬漆以飾器四木皆琴瑟材也言文
公作楚丘宮室占星揆日又種六者之木阜財用興
禮樂焉樹木不取飾觀秉心塞也養木用於十年秉
心淵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丘阜也堂邑名景日景也京高丘也言營室之先

升高以望楚丘與旁邑可都否也景山勢與高丘可

據否也下觀桑野可蠶否也人謀定矣卜之龜龜兆

云吉其繇云終焉信善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也星雨止星見也馬七尺以上爲騋三千言多

也文公方春雨降命駕戴星而出往爲辭說於桑者
田者人富足矣然匪但人也因其秉心塞淵雖馬亦
將蕃庶焉瑞玉曰騋牝貴息也騋牡貴用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再造也懿公死衛國滅戴公廬漕
又死文公立而遷楚丘營建宮室度地居民勤
勞以致殷富詩人美之爾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映日而見在東暮虹也莫之敢指諱惡之

也瑞玉曰女子在室有惡父母兄弟指之行嫁而遠至親無人敢指矣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西朝虹也崇終也虹見則雨止喻淫奔不久合也又言遠兄弟父母父母恩重也余問東西有何義瑞玉曰猶東家食西家宿然日知錄曰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其雨者雨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女曰昏男曰姻乃有如是之人既定昏姻又懷之大

無貞信不知天命甚不可也懷則猶未奔不言其人
諱之爾此謂莫之敢指
蝃蝀三章章四句
蝃蝀序云止奔也衞之文公修明禮教人見思
奔之女而止之女尙未奔故得言止逸周書云
虹不藏婦不專一虹乃陰陽不正之氣故以喻
淫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助也相鼠鼠也拱立作人狀如相禮者然居然

人也但無威儀爾人而無儀是亦鼠矣不如死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皮有文如儀齒不動如止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支體也儀止皆禮之文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序云刺無禮也文公敬教勸學人見無禮

之人而刺之謂之死者禮儀所以省察禍福知

人存亡死生之節者也白虎通引此篇云妻諫

夫之詩也瑞玉曰婦詛夫大不敬已則無禮而

責人乎案困學紀聞十八卷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閻若璩案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嘗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案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誤也入矣余讀毛傳已云然○案李時珍本草云黃鼠晴燰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卽詩所謂相鼠者也古文謂之鼲鼠遂人呼爲貔貍○案貔貍見方言與此異也今東齊謂之貔子亦曰狐狸李時珍以黃鼠爲貔貍恐非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

子孑特出貌干旄注旄牛尾於干首建車後也素絲

束帛也紕之總比爲兩束也兩服兩驂爲四馬言賢

人在浚大夫以束帛乘馬往見之覩者創見而喜謂

彼姝子宜如何與之答其勤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予之

鳥隼曰旟下邑曰都在郊始入境在都漸近矣組之

合爲三束也五之益一驂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旟城都城也祝之屬爲四束也六之又益一驂也去賢遞近禮數遞加皆設辭爾

干旄三章章四句

干旄序云美好善也文公授方任能其臣多好善浚有賢者大夫往見之人欲賢者不辜所求爾雖稱姝子意在誇美大夫禮義之勤春秋傳云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衛侯戴公也瑞玉曰夫人言我自欲馳驅歸唁衛侯於漕今但令大夫跋涉而往非我心我則憂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牟氏曰嘉慶也父母在為嘉爾爾衛也不臧謂國滅

余曰思不遠謂心至衛也閟閉也言宗國破滅我不

幸不能還反視之然我思則不遠又言我不幸不能還救濟之然我思則不閉退山徐氏曰爾爾許人也爾亦視爾父母兄弟有災患不臧哉其心如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猶言易曉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既不得歸思又不閟假言欲登山采藥療鬱疾瑞玉曰女子陰性閉固有感則懷沈綿不解故曰善懷猶工欲善事之善古注云多懷

非也余曰尤過也善懷雖女子之常然今所懷亦各
有道不可以常理非之乃許人尤我曰衆婦女何知
穉且狂爾我是以不敢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控告也因藉也極至也衞滅在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此詩蓋作於十月十一月之閒麥苗於時芃芃然假
言我欲踐循麥田而歸問其控于大邦誰因乎誰極
乎許人無識則尤我大夫君子有知者當不我尤所

以須歸者爾衆君子卽百思不如我身一往也欲歸
情也不歸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夫人之行也瑞玉
曰夫人古烈女也申包胥似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衞滅國人分散渡河
廬漕立戴公許穆夫人傷許之弱力不能救思
歸唁兄義不可則使大夫趨而往夫人曰是未
若吾往也且許能唁之不能存之存之者惟大
邦而可亦以風許人也其後齊桓公命公子無

衞卒車三百乘往卒復衞

鄘十篇

衞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厓內深處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章貌切磋骨角也琢磨玉石也瑟嚴密貌僩武毅貌赫盛大貌咺光明貌諼忘也言綠竹少而美得水土之滋潤君子少而文由學修之增益恂慄中存威儀外貫君子

德盛文粹故人不能忘瑞玉曰終不可諼蓋武公沒
而人頌之辭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壯而盛也琇瑩美石也會縫也玉飾皮弁縫中
皪皪如星也言綠竹壯而盛君子之文亦壯而盛服
飾尊嚴敬而有容不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功益純
深不顯其迹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簀棧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或云如金如錫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能圓能方也寬綽舒緩也猗歎辭又倚也式上橫木曰較與式重疊故言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虐害也言綠竹老而密君子之文亦老而密寬嚴應節張弛得中不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君子成德爲行令外內之道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序云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謚曰武而詩人美其文武言功文言德也然克治之嚴文德亦由武功勝與孔子云吾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成也架木爲屋曰槃山夾水曰澗寬屋大也矢誓也言成屋於山水之間澗地偪仄碩人居之乃寬然獨寐寤覺而言先王之道自愛其廬長誓不忘美其執德宏信道篤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邁說文云草也過踰也在阿之廬皆遂蕎

碩人居之以爲無踰此者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山中有澗澗旁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軸

也在陸之廬旁有軸門外無他人車轍也碩人居之

以爲不可告人人知其處將迹之無爲獨宿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美隱也賢人結廬山間有終焉之志山中

人望其廬而歎焉孔子云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頎長貌錦文衣也褧襌衣也子女也東宮太子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凝脂冰脂也領蝤蠐蝎蟲也瓠犀瓠瓣也螓首廣而方蛾眉細而長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戴氏曰凝即冰字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徐行也幩鑣飾也馬銜外鐵曰鑣人君朱絲纏之曰朱幩鑣鑣兩鑣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余問夫人來舍止近郊君當輟朝親迎何假復言夙退瑞玉曰於禮大夫見小君此言朝廟畢大夫執贄見

當早退無使小君久勞苦不得與君相親數今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發發魚尾著網聲釋文馬氏說葭蘆也菼亂也揭揭長貌庶姜媵妾孽孽盛飾貌庶士媵臣朅武壯貌言夫人渡河而來魚岸葭林照耀行色庶姜庶士輝映河濱又明嫁時備禮何爲不見答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序云閔莊姜也余問莊姜賢而美經何不言其賢瑞玉曰曉庸主法爾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盛多士女佼好皆俗情欣豔之事夫人兼有之視變妾何如也而不見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氓民也蚩蚩敦厚貌布泉也瑞玉曰傳云布幣也幣可抱泉不可抱余曰古無以帛爲布亦無以幣爲布

者周禮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卽引此抱布貿絲是也貿絲四月之時瑞玉問奔豈有媒復約秋期甯由媒說也余曰男女約昏必先有行媒議未成男子遂假貿絲自來誘之女怨男言前者子用媒不良令我愆期不時歸男答言請子無怒至秋當復來與子爲後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毀也復關地名箋云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

託號民是也體卦兆也前言秋以爲期至秋不來乘垣望之不見則悲既見而喜笑而言焉男言無用媒矣我已卜爾筮爾爲室家䌛無凶咎之辭女言既吉矣則以爾車來迎我我以財賄徙往就汝此再約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耽樂也桑葉沃而鳩食葚初夏時也女既再與男約結定秋期因憶貿絲之時父母微知其謀吁嗟戒女言鳩食桑葚則醉而傷性女

與士耽則淫而傷禮又言女之耽兮不可解說重戒之此女自悔不聽父母言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帷裳童容也爽明也行路也桑葉黃落季秋時也此時男以車來迎遂從我室往之汝家汝家乏食已三歲貧矣來時淇水漸溼車帷由女畏人昧爽行士不敢與同路而貳之言已冒險難而來今士反二三其德而棄我余問旣賄遷何憂食貧瑞玉曰男狹邪不

務生業女饒貲財何益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言爲婦三歲以來食貧勞苦無有居室之樂早夜而起不知朝寢之安始而謀約之言既遂矣今至以暴虐加我我兄弟幸不知知將笑我以我不聽父母之戒也自思自愧躬自傷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泮厓也總角結髮也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柔也旦
旦明也瑞玉曰平旦氣清要質鬼神尤可憑信故曰
信誓旦旦及爾偕老郎信誓之辭也余問爲婦三歲
即見棄何遽言老瑞玉曰食貧之婦容華易落得不
速老也言始誓與爾偕老今老反使我怨淇之岸隰
之泮我昔從此道而來今不堪追憶也瑞玉問束髮
巳私相宴安言笑何待貿絲時余曰總角相狎比長
男女別嫌不復通問及貿絲相誘始成信誓我當時
爲信曾不思其言可復否不思其復則反是者不思

及今而棄其信誓亦已矣雖悔可追也案晏晏二字出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悔也男女無別始相奔誘華落色衰旋相背棄因而自悔作者序其事以風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言我昔時釣游之地今雖思之遠莫能至本緣義不得歸言遠者託辭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泉源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故曰左右言二水之閒是衛國也我父母兄弟在焉但女子有行當遠爾不得歸見之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鮮白色笑而見齒瑳然也儺柔緩貌佩玉而要身褭儺也又言二水之閒我諸姑姊妹遊焉如聞笑語之聲如見佩玉之狀我曾不得追陪之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遠水貌柏檝松身曰檜楫所以櫂舟也言遙望淇水滺滺然有舟楫在焉以遨以嬉可以寫憂己不得然故思之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序云衛女思歸也欲歸寧不得因懷故鄉風景之樂以抒己志爾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支枝同觿以解結成人佩之容容與貌遂

舒肆貌悸驚動也言芄蘭支柔弱不成爲支也童子雖佩觿不稱其佩也才能不足見知於我乃舒緩放肆舉止輕佻垂帶皺搖如悸然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能射御則佩之甲長也言芄蘭葉細碎不成爲葉也童子雖佩韘不稱其佩也佩觿又佩韘言性好無常其才能不足長於我徒修飾容觀爾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序云刺惠公也驕而無禮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跂企也言河廣而一束葦可渡宋遠而一跂足可望則非廣遠矣徐氏曰義之所在廣於河遠於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舠通小船曰刀不容刀亦喻狹也不崇朝亦喻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思子也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作是詩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其事也孔疏云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伯夫之字也殳棓屬前驅先行也再言伯者誇美之朅然武勇素稱邦之英桀而今執殳爲王前導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飛蓬喻髮亂也膏以澤髮沐潘也適主也言自伯東行從王婦以夫為主故卻膏沐不為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杲杲日色明貌瑞玉曰先言其雨者雨暫止而日出再言其雨者雨旋止日復出也軍行以雨為憂以晴為喜故思及之願言思伯箋於詩願言之言俱訓為我朱子或訓念然訓言為念思又為念恐文義重沓竊謂言者口道之也心有所思口輒道之余問何以

言先於思答曰名言在茲允出在茲凡詩中願言思
連文者倣此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忘也背北堂也言憂能生疾恐危身欲求忘憂之
草而樹之又言凡憂可忘思伯之憂不可忘不獨首
疾又心痗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怨久役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性
也瑞玉曰篇內言伯者六前二皆言伯兮其四

直呼曰伯思專情切不覺數言之又曰誰適爲容見其貞靜專一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安也子陳子曰狐善疑聽冰而渡冬涉者視狐跡爲候愚謂之子謂涉者也言有狐安安然在淇水之梁蓋冰未合不可渡渡則濡裳矣故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說文云旱石也累岸石水中踐之以渡狐在厲則亦未可渡帶所以束裳濡帶則水又深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側岸旁也狐在水側愈不可渡服謂衣也憂濡衣則
水益深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子陳子曰刺川無梁也十月成梁先王之
令衞亂無政民憂徒涉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楙也瓊赤玉也琚佩玉名詩人假言朋友相與
投薄報厚猶云非報姑以結好爾況齊德於衞奚啻

木瓜之比知何以報之報施必於相當薄俗之道然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瑤美玉也木桃小於瓜瓊瑤美於琚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玖青玉也木李又小於桃瓊玖更美於瑤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桓公救衞而存之衞人
思欲厚報爾孔子云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衞十篇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垂貌稷穄也瑞玉曰稷今俗謂之穀穗者蚤穀晚者秋穀熟之先後常距月餘此云苗蓋秋穀也下云穗實蓋蚤穀也然黍常云離離豈黍亦有秋蚤也

余曰靡靡疲乏之貌言周地皆爲秦有彼黍彼稷外之之辭我行路見之心中搖搖然驚動但人心不同不知我之憂者將謂此固民田爾徘徊又何求因呼蒼

天此何王之宮廟也不忍斥言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夏又見之如醉者初見搖搖驚動少時沈冥
如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之實八月時也秋又見之如噎者憂深窒塞如咽
噎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序云閔宗周也平王東遷岐豐八百里之地奄爲秦有故宮遺址在禾黍間行路人傷之而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曰塒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也言行役之久首問闊絕不知歸期當以何時至今見雞棲日夕羊牛來暮此是行人至家之候猶不至則如何勿

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也桀杙也塒內而桀外故先見棲塒後見棲桀瑞玉曰俗云雞上柴晚主天晴余曰括閉也羊牛關閉其家苟且也且得無飢渴不敢望速歸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序云刺平王也周民行役無期度婦人思之豈戍申戍許時與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房奏樂之處國君有房中之樂言君子爲伶意氣陽陽然自得左手執笙簧右手招我使由房甚樂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喜樂貌翿舞羽也敖舞位也簧房肆其歌聲翿敖習其舞容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序云閔周也君子隱於伶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爾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激揚也牟氏曰水閡於石勢激揚也余曰申姜姓國平王母家也言水石激揚不能流移束薪以興室家阻遠不能與我戍申是以思之甚何月得歸見之古者行役三月而反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呂也亦姜姓國當時葢以申故竝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草也一云蒲柳也許亦姜姓國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申國近楚而被伐其於平王舅也於法不當戍戍亦不當遣畿內之民又不當無期度故戍者怨思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蓷益母草也暵燥也乾高地也仳別也言歲旱草枯
興夫窮婦棄也嘅歎而言遇人之艱難諒之也瑞玉
曰蓷資谷潤婦藉夫恩故以爲興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亦乾也又平地也條長也歗與嘯同凶禍謂之不
淑禮云寡君使某如何不淑
中谷有蓷暵其溼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溼下地也先暵乾地又暵溼地言旱甚也慨嘆之不足則長嘯長嘯之不足則啜泣何嗟及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序云閔周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牟氏曰爲婦人作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貌言小人陰狡脫禍君子耿介蒙殃世亂極

矣然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遭時多難
我願長寐無動庶免於百憂如晉范文子使祝宗祈
死也牟氏曰蓋生於厲王三十年以前六七十歲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罦翻車可以掩兎造亦爲也天下之亂皆小人造之
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三言有兎小人多也三言雉離君子盡矣庸
功也天下之亂小人反自以爲功聽聞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兎爰序云閔周也君子不樂其生爾牟氏曰爲
老人作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緜緜聯屬貌岸上曰滸言葛藟蔓河邊憂在漂散今
兄弟離遠終竟不得見孤窮無依呼他人爲義父人

亦莫我顧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水厓曰涘更危於滸矣謂人父者則謂其妻也母莫我有視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岸爲水醫曰漘更危於涘矣昆兄也莫我聞呼之不聞也義母義兄二本故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閔亂離也牟氏曰爲兒童作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葛可以束古者臣稱疾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言彼以采葛而不時見君懼讒人緣間而入雖一日猶如三月之久也霍光出沐上官讒之漢制五日一休沐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萩也樵蘇所采三秋不止三月矣皆以多時況少

時萩音秋說文云萩蕭也爾雅誤作荻萩葵也非蕭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可以灸爲疾故采之三歲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序云懼讒也臣以故去君側懼爲讒人所構爾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檻同轞檻檻車堅彊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亂也毳五色備其青者如菼也瑞玉曰男女先爲私誓及

此大夫爲政民畏之所私者責其負約答之云爾不聞檻檻者非車聲乎不見如菼者非毳衣乎我豈負約不爾思者直畏子大夫不敢爾案毳衣即裘也桓譚新論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慶雲荊玉卽如菼如璊之比中谷有蓷傳云蓷鵻也此云菼鵻也案鵻鳥非草名蓷菼非一物二傳又不應皆誤音義云爾雅作萑但兩物不得同名姑闕所疑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車重遲聲璊赬玉也毳衣赤色如之無媒而嫁曰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榖生也皦白也瑞玉問淫奔之人生固異室死豈同穴古注異室同穴謂大夫使夫婦有別然夫婦正合何須設誓經又不見陳古刺今意余曰榖則異室死則同穴述前日誓辭也今不奔矣汝將謂予不信不知予之信有如皦日爾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有畏也周大夫刑以防淫私邑以治民畏而歌之瑞玉曰詩人代淫者之辭爲大夫作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畱大夫氏子嗟字也施施舒行貌言彼丘中有麻之處畱子嗟之廬在焉隱於此不來矣我則願其來施施然

丘中有麥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字也或云子嗟父著其世賢來食者麥熟願與食新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竝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君子思其人冀得其物則佩服不忘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序云思賢也留氏周之賢人遯於邱園國人望其里居而歎焉瑞玉曰人情好賢經時輒思每見新物則一憶之有麻秋時有麥夏時無時不思也麻麥穀也李果也無物不思也

王十篇